

淮海文集

卷八之三十二

三十二
文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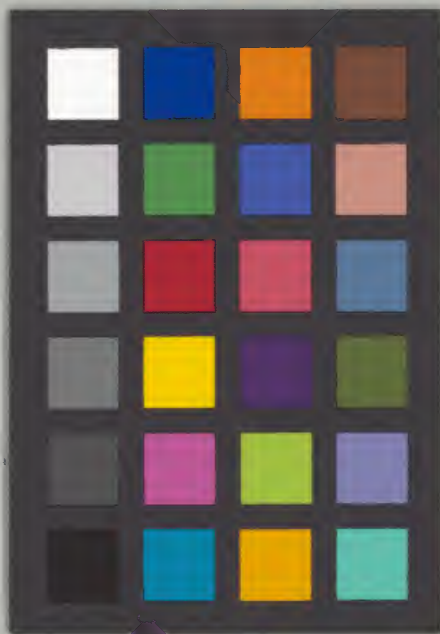
三十一
文

漢書門			
一	八	九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五四六二
一五架	一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62
冊數	10 (6)
函號	重 乙 7

共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淮志集卷二十八 啓

淺草文庫

秦觀 少游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
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
恥平不仕園冠句屨求自試者幾十萬馬血指汗顏獲
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
者淮海孤生衣冠未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
鹽車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
難懲於美者吹鑿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為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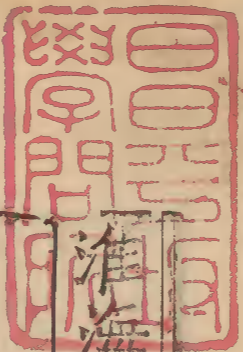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二十八 啓

淺草文庫

秦觀 少游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恥乎不仕園冠句屨求自試者幾十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斬懲於羹者吹藿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為狂



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羹焉用以貴本
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
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
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劔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
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
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
人名官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
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竒蟠木素為左右
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
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媯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方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同左轄之嚴

遠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控銳而
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
端人全集異黨寔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
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
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
重念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
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
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
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寔微二老歸
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
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
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
顏屢奮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
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旣補
郡守俄遷省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
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父操笈舊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覲見曰消頗動雪雲之態履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
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史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茲邪聞命投七簡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切聞進拜之崇倍切欣

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枘方乖鑿人指為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簣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
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輿仍為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樯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王竿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砥柱明珠而彈
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國士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遠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蒙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隳褒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暮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

水矧茲竒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為國士
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鈇刀或異
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底庥所同欣抃恭以知
府學士妙知德奧精契道真斥百氏之竒偏傳七師之
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
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
陋晁董之不為應聘而興指臯憂而自許既參璧水之
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

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
於舒卷願奉三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邸音播騰士論
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為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
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於昔誦高辭
極太行之表裏行觀羨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
征輶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
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
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

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允迪
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
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
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
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
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
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
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為四
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群龍慈
明為最河東諸鳳伯褒尤竒投閑散而問望愈隆涉憂
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
戈之戰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
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
躔異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
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
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

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
慶矧同升之後又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
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
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
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
既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
隆於二帝我則若捷於市朝民有矢所之一夫我則如
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爲天

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庶陛難躋益致高堂之峻
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

云云

淮海集卷第二十八

淮海集卷第二十九 啓

秦觀 少游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
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伯仲
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
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
燃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
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

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
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
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
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
俄鑿枘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
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
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
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
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
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竚前
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
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為難在選
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
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
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葉標特出

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通府來
領外臺回鄉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邱音初播屬部
增欣暫駕輕輕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
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竒節見於已試犯顏
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
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
直上粵自鄉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邱音播騰士論欣
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

宰相某切分符節

去去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
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衆
之知姚元之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遠承顧命益
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
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袞反黃閣
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謬分於符竹阻祇慶
於門闈系頌寶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
潭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
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
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
享天心伊尹得君恥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
後為姦邪失匕著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夙叨記
省方預陶甄欣眾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
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
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
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
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承御史遂轄文昌語默
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邇音播
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
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後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
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
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
冒高嚴翩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
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減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
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徒得子長
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春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矧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要熊掌兼魚殮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
實繇公議甚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翫禁掖垣行復風
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
亟聞善狀督江湖之治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爲國寶臣天資英發而特之以

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謁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
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
惟某官望重於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戩穀
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真更愧操刀而製

子踐切福
祥方言福
祿禮之被

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下則稽叅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
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
為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負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
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治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
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水鑑無私於微
眇惟茲右輔寔號奧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
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爲膚使符檄未加於

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鬱搢紳之論進謀
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守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
韻踈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
實按刑淮海囹圄爲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
刺舉旣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
使嵩山汝水旣以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
猷閱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臂折
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為美瑞雖遭迴之可歎逮
遭際以尤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備棘闈之屬兒
寬早歲嘗為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竒章之客矧惟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平日追
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
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竒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

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闕才贍馬周性理
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
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忭

淮海集卷第二十九

淮海集卷第三十簡

秦觀 少游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閤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閤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內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

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
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閤下論蘇氏而其
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閤下又謂三蘇之中
所願學者登州為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
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
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
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宗
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閤下試羸數日之糧謁二公於京師
不然取其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
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
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
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叅寒至奉十二月十二
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
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
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
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
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歎
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

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尔然亦命也又將奚尤
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
冬未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今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
一旦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
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
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頰一笑可也又多不
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
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與醉後

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
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
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
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
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
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旣
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戇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恃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措亡孀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飢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壒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
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書
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到
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

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
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尔昨
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
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
段佳事其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
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真所謂
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
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
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
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彦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色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訾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卧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悞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爲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淶水堂中爲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實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文文屢奉所賜教誨慰劬勤雖父兄

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

昨蘇子由著作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帳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

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
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
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
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
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
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
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其所
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
九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
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
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
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
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
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旣而擯棄乃理之
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
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

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
緣侍坐伏乞為國自頤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為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
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為
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
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
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為古詩一首寄獻下執
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
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曾得傷
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
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
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官所與游者
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
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
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著想甚多殊不寄一二
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伏
仰伏魯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
人多矣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

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
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
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
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
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
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
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此聞行李已達齊安
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
忘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
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
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
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
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
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負此方山
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

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
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
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
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趾也其地最高
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
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閤下趣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
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宜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
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
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
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
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
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
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伏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
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
已為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

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說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
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
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
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
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問籍甚恐旦夕得一羨除公
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
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會
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為留
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
數篇嘗一齧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
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
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
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
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
去當一笑也頃間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

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
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
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
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
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
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
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第三十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文

秦觀 少游

謁先師文

惟公聖師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
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
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
已來雨霑不止漫溝圳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
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

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
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師二邊羗虜唯唯皂許江都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屨
阡陌優遊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筈絃承凶未幾遽下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筈口括切
箭筈

弔罇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恠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形有
兩藥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鏞衡
旋斡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詳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
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罇鍾古樂之
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

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
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
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姜
姬夕為蕉萃或竒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躋清餓和黜
刑王眇貴生憤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鑄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竒協律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藥三十六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瓌偉而偶沉於幽陋

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簋之一辭遠月絃
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涸天日况其復翫謂庭貢之是充
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劔而莫售嗚呼赤
刃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劔趙璧隋珠犍為之磬汾陰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凰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
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傷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鑄為銓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為鼎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百煉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云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泛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淳澥酌以注嗑未足為快徂酉盡戍泔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縈縷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嬉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跣跣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
木椽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
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
失所以對者眾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
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
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
曠者勿知嘗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
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
覩青天樊然故藝一昔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
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飡馬有副車有
貳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劔而哦
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
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
遠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眾鬼相視失
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

以錢馬香酒茶菓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
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
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
朝列備負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
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幻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
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
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
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賴神貺早被天恩
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
修薄奠以伸悃悞心切詞迫瀆渙至靈俯企惶懼唯諸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
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
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為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
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
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

安貌像敢涓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蕞巢市不易肆虺豕遺種化為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芑貺敢涓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芑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為
沴雪積素交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
雪荐作寒氣揔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荅以景貺閉陰啟陽變慘為舒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
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淮海集卷第三十二

文疏

秦觀 少游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寢
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毛
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
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稷且交油然作雲遂不
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為美苗罷遣兒
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絨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
樽有旨酒豆有嘉殽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群盜竊發剽劫閭里遊竟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荅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徧修群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

世之師道德餘棄發為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群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

氏仲氏送秉國鈞榮莫與元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窈窕漠然聲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具畫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為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為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切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悃悞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屯竒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獮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
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

歲祗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
筭增新下感群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

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
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
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日聞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
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
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
生父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

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効
封人之祝

電音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
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眷圖鞏固神筭增隆日
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且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閱具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千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
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
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

戩子誦切
福也文代
滅也

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鈴鎚實作
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
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
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
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
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雘之
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
智惠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裝嚴萬石

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
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
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
有聖緣往開大物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
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
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
欺久則難變旣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
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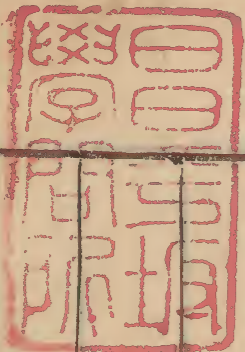
之途得妙湛物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
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
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
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
塔闕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
存勝景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存興獲法筵之
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
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竚海滋深願辭

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為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第三十二



廣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文獻志

廣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廣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廣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廣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廣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